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十九
二十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乞進陸宣公奏議
劄子文便類宣公
猶仙以文為戲如
此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
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



包括奏議可謂略盡

自臣主之同時憶出頗收對以晁董

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久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

證古的切

得此四句全篇意有所歸宿

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哲宗初立時。公任啓沃之責。借宣公之苦口於德宗者。以感動之也。進宣公奏議。即倣其體。奏進

文正不必艱深其辭。○同進劄子者。為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連子瞻六人。

自善人七年之證

徐徐引入文境平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

是大綱領分為兩層

沈曰宋自市易青

苗諸法行民無不

入言物者舉仁宗

英宗休養生息之

民盡歸水火王安

石之罪其容辭乎

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華門。圭竇。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貴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

先出祖宗之法借此為榜樣甚妙

以下說催欠不便委曲精辟是條目

也

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

條目委曲歷說中
下一慨歎語作波
瀾學文者當知此
法則化板為活矣

得二三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
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
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
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
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
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
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
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
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
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

以下言已所實歷
推之天下痛切入
骨

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
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
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
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
盡依十科吏卒乞覓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
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
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
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
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
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

不獨言痛切文情
濃至如畫鄭快流
民圖不過之

姦吏食邑戶一結
已痛快矣至二十
餘萬虎狼散在民
間筆力直透紙背

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
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之食。縮
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
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
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
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
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多。倍於
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
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
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

矣
仁政何由得成應
美人七年

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
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
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
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
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充奸胥囊橐耳。
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
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
令人六月生寒粟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公代人陳情者往往使人流涕至其自陳則倔強如此烏得不招羣小憎怨此書以人主雖知群下不容為主段段起結皆自此意着眼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歷叙先帝知首被英宗皇帝遇此句提起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碗有司無狀

人主雖知而群臣不容處直說倒說數者皆以而字轉捩

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

賈三人搆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立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救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

歷叙中下此語為上下過脈

結先帝處露出本意然後及今上

與自惟遠人處同

宰相不怒而臺諫者皆攻之以宰相代人主而言也

衆也。以先帝知臣持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僑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

散 閣合先帝文氣不

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諂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改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名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季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改撤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眾所共知。黨人嫌忌。其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

再並舉黨人與二聖前一層此兩層愈入愈切

言所以歷陳如此者又兩層文有收拾

兩意双鼓甚妙

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
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
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
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
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
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
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
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
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

語冷而快是坡公本色振起全勢

嫌其保身忘國故於末尾忽作礙鞍願語語

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
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
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
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
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
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
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
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
生平禍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

林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名為兵部尚書
 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
 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
 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狄山論凶奴和親

漢史進讀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
 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
 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
 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言以來之虛
 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
 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
 盖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即魏徵對唐太宗意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
 事納忠如此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通英進議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未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寡裔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

之機決於此矣然君人者每退君子而進小人何也
以忠言厭聞而讒諂面諛者易入也知久聽言之際可不慎哉

到黃州謝表

歐蘇內外制雖妙
非其本色謝表亦
然溫公云臣不能
四六乃許西漢制
詰不知其謝表亦
不用四六否溫公
真快人也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
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
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
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
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
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
至尊。指。語。閻。活。王。維。所。謂。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比。
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
恩屈法。猶當禦魑魅于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
地。投畀麀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

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
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
胡。宗。憲。獻。諛。嚴。嵩。便。使。人。失。笑。
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
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
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
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
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
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
 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
 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
 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
 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與獻中寄子由詩影自憐命寄江
 湖之上夢遊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同可傷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
 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
 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
 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
 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
 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
 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
 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
 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
 况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起便不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
 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
 能而有卬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降萬里以獨來恩
 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
 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
 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
 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所云魑魅逢迎於海上寧
 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
 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
 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
 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
 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
 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
 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
 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
 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
 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
 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

○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真至飛動別於唐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

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
 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
 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
 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
 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
 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
 耻前。竟。如。家。人。父。子。語。側。動。人。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
 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
 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
 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

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
 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
 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
 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
 稍出羈囚得從所便此下自訴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
 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羣言或
 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
 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
 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
 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

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負病交攻死生莫保
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
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
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州上表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於
此朝奏夕報可宋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
焉此表皆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
其情真也體裁開自陸敬輿而公尤擅其勝

他人為之開口即
說聖人之兵則不
能聳人主之聽令
劈頭一句喝破使
讀者毛骨共悚
必死必亡何等危
言非此不足針頂
門
此處已隱隱注意
於勝一邊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下針漸深

撇脫法學文者不可不知不知之費多少工力而文成不耐看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實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撇開戰數歸重戰勝。蓋此時所諫。正在兵出有以之。後也。撤開戰數歸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平列秦漢隋唐而獨就最尾唐一君作議論結上是亦坡公慣用法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庚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僅存遂滅其意圖
備它人為之必大
費分疏

一翻振起前後文
勢最妙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照時事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赴筆帶補招頌篇
首妙甚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好兵之根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羣臣百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為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又赴筆招頌

此語乃家文

卷十九

三

無怨敵之意云云
不唯正理深中矣
機

非坡翁誰能使利
害了然於筆而不
費筆如此

是以與宗反史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與勝而楊大相應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冷語暗警引而不
發躍如也以留後
餘地妙々
沈曰此段以民命
之可哀動之
正是掘進一層全
篇精神發越處

正喻渾融筆力敏
妙一至於此
坡翁善用而况二
字為轉指因為繳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白傳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剝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九

三

結
就今時事帶說四
代了大數前面許
多言語敏甚
沈曰此段以後忠
警揚之

以三且字愈進愈
深直至勝廣之形
而極矣

再以且字又起議
論以天心向背洗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逢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發前人意難測之
餘意

沈曰此段以天心
之向背戒愆之

一篇著實下手處
在此故以臣願起
以則臣結此一則
字幹旋大有力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迨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葦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自臣聞說起曰臣請為陛下言其勝者曰臣每讀書曰臣故曰臣實畏之曰此老臣所以終夜云云再以臣聞之起曰以臣故願曰臣雖死瞑目曰老臣庸懦曰臣非不知曰臣亦將老目死見先帝皆成片段緊要處目處以然字轉言獻言之難而願篇首勝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

者禍大意

真摯懇切如聞其厥歛聲方平自作必不能至此。陛下它日云云。蘇氏父子兄弟用戰國揣摩之術以為諫疏往往洞胸擢髓告人主不可無此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無意不到真是八面周到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况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二句受謗之由筆簡而情狀盡焉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蠹

結束轉摺處皆用數字朱批字傍讀者着眼

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

自明之言一篇中
唯此數言是文體
又文品也

一篇生色濃態在
此而臣何足言二
句收之最妙絮絮
不已乃默聽矣

以敢望二字歸到

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
害其為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
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
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葦之親
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入亦不敢交攻况臣受
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
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
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
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
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

要着

代人書疏皆情文
並到自陳者反無
此比何哉

昌黎潮州謝表以
此比篇坡翁恐不
滿意

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
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
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
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
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脫見
中傷者多橫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
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
表同是一種筆墨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實二字。三篇要領。却在名上。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如堯舜三代是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

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名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朱溫。不以有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從此引出。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章望之著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

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

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
 耻耶。此折鋒快即所云實重也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
 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
 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
 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
 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
 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
 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

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
 當時而已。章子比下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
 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
 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
 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
 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
 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
 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
 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

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
 之則其施於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
 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
 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
 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
 舉而加之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
 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
 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辨駁。以足上
 篇之旨也。未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天矯。不

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

此處虛按。下暢言之。

章。欲重實。而霸統之說。正以輕實。

按。住。下。忽陡起。

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

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

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

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

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

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

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

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

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

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絕地復生愈夫章子豈曰
鞭緊一步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
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
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
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
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
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
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繇懼至僕妾焉天下將
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
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轉到名輕故晉梁之得

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
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
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
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
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
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
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
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亦即以比例帝亦天子也
破之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
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寬待亂賊。緣霸
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
篡弒之實。乃為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
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真乃支離其
說。不可為訓。

大臣論上

觀東坡之文。要看
其用筆。爽朗無荆
棘。任口議論自成
篇法。是其所以異
於老泉。穎濱也。老
泉。穎濱。皆豫為布
置。然後就緒。故讀
者初。不了了。必讀
畢。細繹。乃領解其
意。至坡。則無之也。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
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

冒頭已言小人之不可去至此當入實事却以譬喻間問挹帶而入

一取正喻夾寫此法最長初學筆思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難擊小人在此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入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先提以故也詳論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誣叙實事了依曰括出前譬而歸於冒論之意筆敏而

此等處有一唱三歎之意是坡翁慣調

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急服緩受且為入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素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

二論前篇虛引後篇實說然文字之妙在前篇

以義正君是形而上者篇中全不道破是坡公深意沈評真淺之為丈夫也

謂大臣矣

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擊。則危而已矣。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尚未透說。留下篇地步也。即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闕處在。

一篇大旨已盡於此

是心當時無豐餘黨境隙竊發而元祐諸賢有欲攻之者故東坡發此論也讀者獨以為論漢唐宦官者得其

大臣論下

承上篇來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

皮膚耳

名言不磨

至此纔說實着是
二篇中闊與也然
文字無大奇

呂端扁鎖閣尹其
用力尤約者也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即上篇漢唐宦官之屬
 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徂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

自聞之曰以下段
 段重說直至天下
 安之小任脚更申
 言破小人之交二
 節不別置結束直
 就固君子交上引
 一典趁勢結筆坡
 公每每用此簡便
 法從前文家所絕
 無也後之讀者勿
 為其所瞞過可也

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申言破小人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
 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中言固君子之交雜居而未決
 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
 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
 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
 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姤之九五以杞包瓜言時當含章則包之也夫之九五菟陸夫夫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有剛見面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為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為四字尤為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為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以下二篇皆應舉文字余所不喜余獨喜王者不治夷狄此選遺之何哉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

陶為士將殺之。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以虛擬為實」堯曰：不可。絲方命，案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絲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以罰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文勢如川雲嶺。

月其出不窮。○以長公之高才。歐文忠之巨眼。而
闡中遇合之文。圓熟流美如是。宜後世墨卷不於
高格也。為之三歎。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
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
樂。篇大意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
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
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中同樂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
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
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中同以生
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
已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

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

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說。詩。微。妙。高。於。司。空。表。聖。嚴。倉。浪。諸。公。中。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

帝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備福由於備德，意已疏明。下就詩推開，憑空發說。詩之旨，然唐以後得此意者，蓋矣。

讀起即如開戶見山
狹天下是一篇精神所孕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一鄉之推也之下
如何接去忽出一
譬以智不若與上
文關合可悟超凡
之訣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
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
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沈評善觀坡文之
天倪者
坡老不愧此言者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後之君子云云是
東坡慣用手法又
是東坡喜出語調

孔子安取哉筆態
飛舞

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
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及汲汲於富貴有
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
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
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

此文字子當每日
一誦不獨養文心
乃養浩氣

沈評可謂坡老知
己也然余平生所
見如此不圖歸愚
先生先獲我心

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
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
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
甲於桐宮之事衆人弗疑惟其天下不足以動之
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辦大事而
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也

志林論古皆偶見
隨筆與少時結構
作論不同往往把
數件故事打成一
片如陶工埴土成
器心手相應作法
自在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甕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
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
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
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

因一喻帶說商周筆氣宏逸

以下歷舉遷者論所以迂有不同直到篇末一氣流注中間波瀾起伏使讀者不見其平列

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

就無數遷者之中忽舉不遷者二起筆勢歸到平王縱恣不羈

使平王有一王導此句妙即武王論中是文王之道文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焉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若之心也同一手

法
而秦何自伯哉作
飛舞之筆生四畏
秦句真仙人狡獪
技倆

言其失必還他所以得處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疆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雜援古事近於碎矣而條理故自秩然此不拘法
而法自生者宋高南渡若豫知之長公之識豈近
於文人游談者耶○題云某人論乃應舉時所擬
論也題云論某人乃志林中文字所謂海外文也

今便學者誦習不必更分以時代先後為次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譬喻有悚人之筆，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如縱百万虎狼于山林毒藥猛獸裂肝碎腦及此皆老

氣逼人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始皇孝宣。只及二人。此連類及之。撮事之相近者論之也。中間草蛇灰線。不拘法而能化於法。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

引古事代議論是
蘇家秘訣悟此文

不費力

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轂轅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

忽出一喻是東坡熟法

西意双敲偏入秦穆他人必不能如此忽以而况歸到本題此等處見其仙才非凡人所企及

又把王莽客主双敲全不置結語唯以一莽也句代結讀者不覺

而謂王者之師可乎無意不曲而到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杜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與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

興襄公有一子出際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以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為不仁之案。見忍於大而。不忍於小。無非於既敗之餘。欲盜仁人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穀梁氏果為其所欺也。得此論破之。快甚。後胡氏作傳。俱本此義。○前此已有執滕子嬰齊亦不仁之一。但未若用鄆子之甚耳。

范文子論

鄆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鄆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晉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鄆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

此論借鄆陵影澶
淵借范文子影寇
萊公蓋不滿於萊
公也

陳橋黃袍得天下
於小兒故失天下

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又。憑。空。切。起。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天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反。覆。喻。言。最。是。蘇。家。所。長。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

於小兒坡公蓋暗指之也

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連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

次第舉故事而以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結歸題目末又以則范文子之智為再結皆意到筆隨非始為此結構

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為一身也。特其行。文甚佳。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二言。足為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